

美式鐵角

基拿拿的兒子西底家，造了兩個鐵角說：“耶和華如此說：‘你要用這角，牴觸亞蘭人，直到將他們滅盡’！”（王上二二：11）

現代美式先知，裝配新“鐵角”，叫作美軍和美金。靠着這兩項利器，就可以無往不利。他們以為如此。有一類宗教人，把這樂觀，也稱為“信心”。你有這樣的信心嗎？可知道，那是不值得歡喜的。

且說在南北分裂的歷史中，北國以色列有一位“最高領袖”尊諱亞哈王。此人相信自己是位英主，要如何才可以證明呢？他要光復失地！

有一天，親家猶大王約沙法來了一可不是單純個人探訪，帶了大群的臣僕，將領，還有軍隊。亞哈王為敦睦邦交，也藉機會顯示自己的國富民強，少不得盡地主之誼，熱情款待，殺了許多的牛羊，大擺酒筵，賓主盡歡。

在席間，亞哈王有個臨時動議。舉起手中的杯，臉上帶着笑容，言辭有禮的對着猶大王說：

“尊貴的約沙法王啊！陛下仁慈睿智英明敬虔愛國愛民的名聲，已經傳遍天下，從埃及，到巴比倫，遠遠達巴且亞蘭，利亞和拉結的故鄉。陛下當然知道，約但河東有我們先祖瑪拿西支派基列的固有領土，被亞蘭人侵佔已經多年。在他們統治下，人民完全沒有自由，水深火熱，民不聊生，人權受到嚴重侵犯。我們本是同根生，絕對不能坐視不管，應該進軍去光復失地——這當然不僅是敝國以色列的事；陛下和各位權貴賢良高見如何？”

約沙法並沒有用長篇致辭，簡單回答說：“南北一家親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民就是你的民，我的馬與你的馬一樣，我的車與你的車一樣。”

親家到底是親家！地區性的軍事行動，事情簡單；也不必簽訂正式的軍事同盟，約沙法就傳令隨行的衛隊，參與聯軍。亞哈自然歡喜，立即傳諭召開動員大會。

事情決定了。

亞哈王和約沙法王，各穿上朝服，坐在高位上。誓師儀式前，檢閱部隊就要開始了。

軍隊眼看就將要吹角出發了。約沙法才忽然想起了習慣的手續——提議：“請先求問耶和華！”事情容易辦，亞哈王降旨，很快就約有四百名先知前來報到；有的顯然是

匆忙脫下巴力先知的制服，轉換上新裝，手足放不到正確的地方，一時不免有些難以適應。

王問：“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，可以不可以？”

眾答：“可以上去。攻必能取！”整齊，響亮。

唱善如出一口。表示有充分的訓練。不過，這可引起約沙法的懷疑。皺了一下眉頭，約沙法問：這裏不是還有耶和華的先知，我們可以求問他嗎？”

亞哈王本來不想據實回答：眼前的大群就是！但怕個別盤查，露出破綻。就說：“還有一個人，是音拉的兒子米該雅，我們可以託他求問耶和華——只是我恨他，因為他指着我所說的預言，不說吉語，單說凶言！”

亞哈成功的避免承認此人“先知”的資格，說“一個人”，可能他實在沒有正式的畢業文憑。但約沙法還是堅持：“王不必這樣說。”

亞哈王知道他的地址——他在監獄裏，至少是被控制軟禁，免得他惑亂民心，影響士氣。王對手下擺一下頭，吩咐去把他帶來。差的人奉命去了。

忽然，節目的序曲，蹦出一個小丑來，自己報出他的名字：基拿拿的兒子西底家。此先知手裏拿着兩個鐵角，早就預備的道具。他着力表演，認真作野牛猛衝狀，公開宣佈出征大吉，說：“耶和華如此說：你要用這角牴觸亞蘭人，直到將他們滅盡！”

那去召先知的使者，出於一片好意，把他們演出的脚本台詞，洩漏給米該雅，叫他知道“政治上的正確”，善體王意，跟大家說吉利話。哪知米該雅倔強不改，堅持他的“烏鴉嘴”硬到底。給王的送別辭：“耶和華已經命定降禍與你！”王吩咐把他關回監牢，準給他不人道待遇。

“鐵角”表演西底家來打他的臉。米該雅不管，還是認真的大聲向亞哈說：“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來，那就是耶和華沒有藉我說這話了。”然後，先知轉向人民見證：

“眾民哪！你們都要聽！”

如此，雖不是去侵略別國；亞哈王敗興而去，也就沒有再活着回來。正如先知以利亞的預言。

美國立國的歷史，雖然不能算長。流血的紀錄，確實是不含糊。在國內，屠殺了千多萬的土著人口；在近鄰，有效侵略墨西哥，佔領土地，有史可稽；遠征亞洲，又遠渡重洋，侵略菲律賓；佔地掠貨，無往不利。只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戰爭就沒有勝利；進入二十一世紀，製作謊言，侵略中亞，更迭遭失敗。

美國號稱“基督教國家”，宣傳人權，民主，自由，幾乎像是擁有獨家專利！可是，偌多“西底家神學家”，

擁護二大“鐵角”預言—美軍，美金，征服世界；唱善如出一口，沒有逆耳之言，是很不吉之兆！

我們該問：“這裏不是還[應該]有耶和華的先知嗎？米該雅啊！你在哪裏？”

願所有屬主的人覺醒，認出真正的敵人，記得：

我們倚靠神，
才得施展大能，
因為踐踏我們敵人的就是祂。(詩一〇八:13)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